



佛祖歷代通載卷第十三

嘉興路大中祥符禪

唐



華真齋藏書

庚戌

睿宗旦改景雲

高宗第八子初封豫王武后廢中宗而立為帝者七年而廢封相王壽五

十五立隆基為太子任宋璟姚崇為政帝妹太平公主恃功專橫在位三年

壬子

初改太極又改延和又改先天

七月傳位太子

二

先天元年三十三祖惠能大師示寂姓盧氏其先范

陽人父行瑫武德中左官于南海之新州遂占籍焉

三歲喪父其母守志掬養及長家貧師樵采以給一日

負薪至市中聞客讀金剛經悚然問客曰此何法得

於何人客曰此名金剛經得於黃梅忍大師歸告於
母以為法尋師直抵黃梅忍大師一見默識之後傳
衣法令隱于懷集四會之間儀鳳元年正月八日屆
于南海及返曹溪雨大法雨一日示衆曰諸善知識各
各淨心聽吾說法汝等諸人自心是佛更莫狐疑外
無一物而能建立皆是本心生萬種法故經云心生
種種法生心滅種種法滅若欲成就種智須達一相
三昧一行三昧若於一切處而不住相於諸法中不
生憎愛亦無取舍不念利益成壞等事安閒恬靜虛
融淡泊此名一相三昧若於一切處行住坐卧純一

直心不動道場即成淨土名一行三昧若人具二三昧
如地有種能含藏長養成就其實一相一行亦復如
是我今說法猶如時雨普潤大地汝等佛性譬如種
子遇茲沾洽悉得發生承吾言者決獲菩提依吾行
者定證妙果師說法度人往來學者嘗逾千數明年
七月辭歸新州故宅國恩寺其徒泣曰師歸當復來
不師曰葉落歸根來時無口又問師之法眼何人傳
受師曰有道者得無心者通至國恩寺以八月三日
示衆曰吾受忍大師衣法今為女等說法不付其衣
蓋女等信根已熟決定無疑堪任大事聽吾偈曰心

地含諸種普雨悉皆萌頓悟花情已菩提果自成復
謂衆曰其法無二其心亦然其道清淨亦無諸相女
等不用觀靜及空其心此心本淨無可取舍各自努
力隨緣好去吾涅槃時至珍重即跏趺而逝於是山
林變白鳥獸哀鳴綵雲香霧連日不開既時廣州都
督韋據率韶新二郡官吏迎奉全身歸于曹溪寶林
寺建塔真身今尚存焉舊唐史曰 則天聞神秀名
詔至都肩輿入殿親加跪禮敕當陽山荆度門寺以
旌其德時王公已下及京城士庶聞風爭來謁見望
塵拜伏日以萬數初神秀與惠能同師弘忍而行業

相埒及忍卒能住韶州廣果寺韶陽山中舊多虎豹
一夕去盡遠近驚歎咸歸伏焉秀嘗奏則天請召能
赴闕能固辭秀復自作書重邀之能謂使者曰吾形
只矧陋北土見之恐不敬吾法又先師以吾南中有
緣亦不可違及中宗召之竟不度嶺而卒天下散傳
其法謂秀為北宗能為南宗

癸丑

玄宗隆基改開元

睿宗第三子 嬖楊貴妃為道士曰
太真帝初用她 崇宗璟為相治平

晚年耽酒淫佚用李林甫楊國忠為相安祿山為
將致亂幾致亡國二十九即位壽至七十八歲至

上元元年
崩葬泰陵

甲寅

二年十月十七日永嘉玄覺禪師示寂姓戴氏卅歲

出家博貫三藏精天台止觀圓妙法門與東陽策禪
師偕謁六祖師至振錫統祖三匝祖曰夫沙門者具
三千威儀八萬細行大德自何方而來生大我慢師
曰生死事大無常迅速祖曰何不体取無生了無速
乎師曰体即無生了本無速祖曰如是如是師乃具
威儀參禮湏臾告辭祖曰返太速乎師曰本自無動
豈有速耶祖曰誰知非動師曰仁者自生今別祖曰
女甚明得無生之意師曰無生豈有意耶祖曰無意
誰當今別曰今別亦非意祖曰善哉善哉少留一宿
時謂一宿覺及回學徒奔萃著證道歌一篇梵僧傳

五

乙卯

歸天竺彼皆欽仰目為東土大乘經又著禪宗悟修
圓旨十篇及觀心十門並盛傳于世

一行禪
師遺詔

三月八日玄宗遣禮部郎中張洽齎詔詣當陽山起
沙門一行赴闕行以再命不許辭赴之有旨安置光
泰殿帝數訪以安國撫民之要行啓陳無隱未幾永
穆公主出降詔依太平公主故事優厚發遣行諫以
為高宗末年唯一女所以特加優禮而太平竟以
驕僭得罪不應引以為例帝納其言遽追勅但依常
禮其忠諫多類此或謂行優於憶誦帝一日命出宮
籍示之行閱畢令內侍執本對帝復之不差一字帝

六

丙辰

驚異願謂左右曰聖人也自是頻召咨質佛心之要
行雍容啓沃聖眷日隆天下之人以帝從之問道稱
為天師焉

嵩嶽元珪禪師示寂師居嶽之龐塢一日有異人峨
冠盛服擁衛而至珪曰善來仁者胡為而至彼厲聲
曰師寧識我耶珪曰吾觀佛與衆生等吾一目之豈
分別耶曰我此嶽神也能生殺於人師安得一目我
哉珪曰吾本不生汝安能殺吾視身與空等視吾與
汝等汝能壞空與汝乎使果能之吾則不生不滅也
况汝不能焉能生殺我耶神稽首曰我聰明正直過

珪與岳
帝受戒

於餘神詎知師有廣大智惠願授以正戒令我度世
珪曰汝既乞戒即既戒矣所以者何戒外無戒又奚
戒哉神曰此理也我聞茫昧止求師戒我身願為門
弟子珪即張座秉爐正几曰付汝五戒若能即曰能
不尔即曰否神曰謹奉教曰汝能不媼乎神曰亦娶
也曰非謂此也謂無羅欲也神曰能曰汝能不盜乎
神曰無乏我也安有盜取哉曰非謂此也謂饗而福
淫不供而禍善神曰能曰汝能不殺乎神曰實司其
柄焉得不殺曰非謂此也謂有濫悞疑混也神曰能
曰汝能不妄乎神曰我惟正直焉有妄哉曰非謂此

辟去聲
五以能小

也謂先後不合天心也神曰能曰汝不遭酒敗乎曰
能曰如是是為佛戒也以有心奉持而無心拘執以
有心為物而無心想身能如是則先天地生而不為
精後天地死而不為老終日變化而不為動畢竟寂
滅而不為休悟此則雖娶非妻也雖饗非取也雖柄
非權也雖作非故也雖醉非昏也是謂無心而已無
心則無戒無戒則無心無佛無衆生無汝亦無我無
汝則孰為戒或神曰我神通去佛幾何曰汝神通則
十句五不能佛則十句七能三不能神竦然辟席曰
可得聞乎珪曰汝能戾上帝東天行而西七曜乎曰

弗能也珪曰汝能奪地祇融五嶽而結四海乎曰弗
能也珪曰是謂五不能也佛能空一切相成萬法智
而不能即滅定業佛能知群有性窮億劫事而不能
化道無緣佛能度無量有情而不能盡衆生界是謂
三不能也然定業亦不牢久無緣亦謂一期衆生界
本無增減廓無一人能主有法有法無主是謂無法
無法無主是謂無心如我解佛亦無神通也但能以
無心通達一切法耳神曰我誠淺昧未聞空義師所
授戒我當奉行今願報慈德効我所能師曰吾觀身
無物觀法無常了然更有何欲神曰師必命我為世

通章十三卷
間事展我神功使已教必未教心信心不信心等人
目我神蹤知有佛有神有能而不能有自然有非自
然者師曰吾無用是為曰佛亦使龍神護法師寧墮
叛佛耶第隨意示誨師不得已曰東岩寺之障莽然
無樹北岫有之然而背非屏擁汝能移北樹於東嶺
乎神曰既聞命矣恐昏夜必有喧動願師無駭即作
禮辭去師門送而且觀之見儀衛逶迤如王者之狀
嵐靄烟霞紛綸間錯幢幡環佩凌空隱沒是夕果有
暴風迅雷奔雲震電棟宇搖蕩宿鳥驚呼師謂衆曰
無怖神與我契矣拂旦和霽則北山之松盡移東嶺

神移樹
於東山

森然行植焉師誡其徒曰吾沒後無令外知者為口
實人將妖我矣師伊闕人姓李氏幼歲出家具戒得
法于老安國師壽七十有三云

論曰荆國王文公嘗問張文定公曰去孔子百年
而有孟軻此後迨孔孟者為誰何吾道之寥寥乎
文定沉吟久之曰有人第恐過之耳曰誰耶文定
曰南嶽讓嵩山珪馬祖石頭丹霞無業若此類孔
孟之教轡勒不住故歸釋氏矣文公深肯之其後
張公無盡聞之歎曰達人之論也然嵩山蓋祖庭
之旁出者也其感應超絕說法沛然如此則南嶽

而下的傳正續宗師世教轡勒不住端可見矣二
三公之讜論渠不信夫

七

帝夢梵僧謁見

是歲天竺三藏法師無畏至京師帝嗣位之初一夕
夢梵僧謁見風度瓌異及寤追憶不已因追畫工授
以形段圖于殿壁及畏至入對帝熟視蓋夢中所見
僧也竦然異之館于西明寺寧薛諸王皆降札欽重
其後秋旱帝庶知無畏能致龍遣內使傳詔請雨畏
難之奏以旱數當然若苦召龍恐暴物帝再遣諭旨
人苦秋暑雖暴風疾雨適足快意畏諾之有司設壇
儀華綵光麗畏笑曰是以致雨耶命撤去之獨持

詔無畏祈雨

詔師祈晴

滿鉢水以小刀攪之誦咒語百餘番即有微物如蚪
龍從鉢矯首水面頃之復沉畏咒遣之白氣自鉢騰
涌語詔使曰速歸雨即至矣詔使馳出回顧有雲如
練自講堂盤旋而上頃刻風雷震電詔使趨入奏御
衣巾已透濕於是震風凌雨飄蕩廬舍士民悚懼彌
日而息又嘗霖霖逾時詔畏止之畏於寺捏泥媪五
軀向之作梵語若斥罵者即刻而霽其神驗類如此
帝敬之若神未幾通華言譯虛空藏毗盧遮那蘇息
地羯羅等經十餘部禪師一行三藏寶月等參預其
事畏性簡靜好禪觀每勸學者習之累表求還帝堅

留不許

宋相禮祖樵瑞

是歲廣州節度宋璟入曹溪禮祖塔誓曰弟子願畢
世外護大法祈一祥瑞表信言訖微風飄香氣氤氳
人俄而甘雨傾注唯徧一寺之內璟忻躍而去未幾

九

辛酉

召入與姚元崇相繼執政世稱姚宋為中興賢相
朝廷以麟德曆署日蝕比不驗詔禪師一行改撰新
曆行受詔推大衍數立術以應之較經史所書氣朔
日名度數可考者皆合而著之久之道士邢和璞謂
太史令尹愔曰一行其聖人乎昔洛下閎造太初曆
嘗記曰八百年後當差一日必有聖人出世糾正之

愔

十

壬戌

今年期差滿而一行推大衍數以糾數家之謬聞之
言不誣矣愔亦以為然行復欲知黃道進退而太史
無黃道儀表請荆置之制可

帝注孝經并製序

是歲沙門智昇上釋教經律論目錄凡二十卷銓次
大藏經典及聖賢論議凡五千四十八卷自是遂為
定數

癸亥

十一年十月癸酉禪師一行製黃道儀成帝自為之
銘詔安武成殿庭以示百官其儀準圓天之像具列
宿赤道及周天度數注水激輪令其自轉一晝夜而

一行製黃道儀

天運周外絡二輪綴以日月令得運行每天東行一周日西行一度月行十三度以十九今度之二十九轉日有餘日月會三百六十五轉而日周天以木匱為地平令儀半在地下晦明朔望遲速有準立木人二於地平其一前置鼓以候刻至一刻則自擊之其一前置鍾以候辰至一辰亦自撞之皆於地中略施輪軸閉鎖交錯相持當時稱其妙以為神功無幾銅鐵漸澁不能自轉遂藏之於集賢院

是歲改政事堂曰中書門下省

○有登州文登縣郭行妻王氏生女鶴喙將喪自言

郭行妻
感報

十二

酬先世嘗齋之報以此示人

甲子
七五

十三

沙門牛雲者少不惠曰詣臺山禮文殊初至東臺見老人問曰胡為而來曰願見大聖求聰惠耳老人曰文殊居北臺尔往見之雲奉教趨北臺老人亦在彼矣雲意其即文殊也遂拜之老人曰汝沙門也不應禮俗士雲拜不已老人憐之為入定觀雲前身蓋牛也以嘗馳經故獲比丘報老人起定為雲言之復云汝性昏迷宵中有淤肉在當為女鑿去之曰戒雲閉目無輒開雲如約頗覺老人以鑿鋤其胞然不甚楚少頃心懷開豁頓異往時及開眸見老人現身為文殊

十四

雲稱焉

妙相端嚴謂雲曰與汝聰明竟雲喜躍作礼及起身而文殊隱雲自是縱持辨悟為時道師以夙因故牛

丙寅

日本國沙門榮叡普照等至于揚州奉僧伽黎十領其上綴以山川異物之状盖其國主附之以施中國高行沙門于時律師鑒真受其衣歎外國人有佛種性欲往化之會叡照等亦勸請遂附舶而東為惡風飄入魚蛇等海以真律行高皆脫禍既至日本彼王預知枉駕迎勞館于毗盧遮那殿未幾請真授歸戒夫人群臣皆以次直授日本自是始有律教

日本始有律

丁卯

十五

三藏菩提流志卒春秋一百五十有六流志南印土國王之子以讓位出家高宗聞名有詔要之以垂拱中至京師凡四十年如華嚴寶積經等皆出其手帝及重臣敬之如生佛葬日特給鹵簿羽儀塔于龍門之西原賜謚曰開元一切徧知三藏名德之盛古未有焉

十六

時嵩山破竈墮和上者不稱名氏言行叵測初見老安國師契悟心要隱居嵩山山有廟靈甚殿中唯安一竈遠近祭祀烹宰無虛日師領徒入廟以杖擊竈三下云咄此竈泥瓦合成聖從何來靈從何起恁麼

烹宰物命又擊三下竈乃傾破墮落須臾有一人青衣峨冠設拜師前曰我本廟竈神久受業報今蒙師說無生法得脫此處當生天上特來禮謝師曰是汝本有之性非吾強言神再拜而去少選徒衆問師某某久在和上左右未蒙指示竈神得何徑旨便得生天師曰我只向伊道是泥瓦合成別無道理為伊衆無語師良久云會麼衆云不會師曰本有之性為什麼不會衆僧乃禮拜師曰破也破也墮也墮也於是其衆皆悟玄旨後有義豐禪師舉問安國師國師歎曰此子會盡物我一如可謂如朗月處空無不見者只是

難湊伊語脉豐曰未審什麼人湊他語脉安曰不知者又僧問物物無形時如何師曰禮即唯汝非我不禮即唯我非汝其僧禮謝師曰本有之物物非物也所以道若能轉物即同如來有僧從牛頭處來師曰來自何人法會僧進前叉手繞師一匝而出師曰牛頭會下不可有此人僧乃回上邊叉手而立師云果然果然僧却問應物不由他時如何師曰爭得不由他僧云恁麼即順正歸原去也師曰歸原何順曰若非和上幾錯招愆師曰猶是未見四祖時道理見後道將來僧乃繞師一匝而出師曰順正之道今古如

然又僧侍立次師曰祖祖佛佛只說如人本性本心此外別無道理會取會取僧禮謝師以拂子打之曰一處如是千處亦然師後不知終

七

是年十一月己丑禪師一行寢疾于華嚴寺舊唐史云帝一夕夢游其寺見一室繩床竹窓氣象蕭索及旦行以疾聞帝遣中使候問使還奏行居處之狀與所夢冥合帝歎久之有旨命京城十大德為行結壇祈福既而行疾少間詔陪駕幸新豐未幾行疾革帝親候問遂沐浴端坐而逝春秋四十有五帝哭之哀甚輟朝三日有詔傷悼聽傳龕三七日與中外瞻禮

帝哀輟朝三日

革力誌

行容只如生而鬢髮日長帝親製碑書之于石出內庫錢五十萬建塔銅人原謚曰大惠禪師帝嘗從容問國祚幾何有留難不行曰鑿輿有萬里之行社稷終吉帝驚問故不吞退以小金合進之曰至萬里即開帝一日教合視之蓋當歸少許及祿山亂駕幸成都至萬里橋忽悟未幾果歸昭宗初封吉王而唐以昭宗而滅故云終吉有里媪素供行而媪一子坐殺人將之刑媪悲泣請救行憐之令弟子捕生物得雉豕七行日歲其一於甕中為梵語呪之七日北斗盡沒朝廷震驚太史奏將有變請避正殿禳之帝密以

媪老烏

問行對曰此無他蓋妖魔也凡嗔心壞一切善慈心降一切魔若賜赦天下則妖不能為帝然之遂大赦媪子由是得免行日出一豕則一星現至七日而斗復如故其祕術多此類著易論十二卷大衍論二十卷開元大衍曆五十二卷七政長曆三卷釋氏系錄大衍玄圖心機算術括遁甲十六局六壬連珠訶六壬髓經天一太一經太一局遁甲經各一卷五音地理經十五卷宰相李吉甫奉詔撰一行傳一卷並見唐藝文志十六年詔特進張說曆官陳玄景等編次一行所撰大衍曆施用三月駕幸溫湯道由一行塔

所帝為駐蹕徘徊令品官詣塔告以出豫之意賜帛五十疋令蒔塔前松柏其為聖眷如此宋史官歐陽文忠曰自太初至麟德曆凡二十三家與天雖近而未密至一行則密矣其倚數立法固無以易也後世雖有改作者皆依倣而已沙門道泓者生黃州與侍郎張敬之厚善能言吉凶亡不明驗嘗為中書張說視宅戒曰無穿東北壬隅也他日見說曰宅氣索然云何與說共視隅有三坎丈餘泓驚曰公富貴一世而已諸子將不終說懼將平之泓曰客土無氣與土脉不連辟身瘡痛補佗肉無益也其後說諸子皆污祿

痲軌羽

山以斥死果如其言

論曰歐陽文忠公雅嫉吾釋未始略有假借獨於唐志尊一行大衍之作而宋景文於方技篇削一行玄奘等傳而獨著道泓地理之說或者以為唐浮圖行業無足為二公取者故止於是而已夫豈然哉蓋大衍所以統天時地理則切於人事是宜史筆取也若吾釋之盛莫甚於唐凡三百年間以道德為天下宗師者不可悉數歐宋以為奉異方之教故諱之而不書猶春秋時雖老聃郊子之賢返不若江人黃人得書于經豈亦老氏不足取哉

鄭徒

蓋國經之典凡禮樂刑政所及貴賤必書若吾浮圖大絕世累頽脫塵表者於刑政何與焉宜其不參於世典也由是言之歐宋黜吾釋其微意乃所以尊之也盛哉一行前膺洛下閎八百年之識當時則明天子跪之稱為聖人及其製作施於後世緼天地貫幽明歷數百年而其術益驗果聖與賢耶吾弗得而知矣

緼問紆
巳巳

初以上生日為千秋節○用大衍曆

是年太師燕國公張說薨說為唐宗臣朝廷大述作多出其手為文屬思精壯尤善釋典嘗謫岳州而詩

般若心
經序

益懷婉時人謂得江山之助天下不稱姓而曰燕公
著石刻般若心經序曰萬行起於心心人之主三乘
歸於一一法之宗知心無所得是真得見一無不通
是玄通如來說五蘊皆空人本空也如來說諸法空相
法亦空也知法照空見空捨法二者知見復非空耶是
故定之與惠俱空法中入此門者為明門行此路者
為超路非夫行深般若者孰能證於此乎駙馬都尉
滎陽鄭萬鈞深莖之士也學有傳僻書成草聖乃揮
洒手翰鐫刻心經樹聖善之寶坊啓未來之華業佛
以無依相而說法本不生我以無得心而傳今則無

法池二
法堂記

滅道存文字意齊天壤國老張說聞而嘉焉讚揚佛
事題之樂石又製法池院二法堂贊并序曰法池西
三歸院二法堂茲院長老初上禪師所造也禪師姓
彭氏名知至性篤孝執親之喪七日不食微言密行
志道探玄究易老莊太一之旨善正書擅鍾王品格
其點畫婉秀毫縷必見如折槁荷磨文石筋理洒颯
固非人力之所致也中朝名士山藪高尚法流開勝
遠近慕焉及晚年專意於禪頌平生事業脫若遺塵
矣常歎帝王父母許我出家雨露生成恩惟一揆依
如來教勩是功德萬一乎獻福二宮潛祐七祖將與

婉委
遠

一切咸登道場於是三歸堂以長安元年辛丑子月
望日癸卯立善法堂以開元元年癸丑丑月望日戊
辰建禪師母弟仁婉弟子智疑及沙彌令哲左右斯
業實有力焉而作贊曰敬告諸佛子一心清淨觀欲
求正真道當從信根入是佛虛空相是法微妙光定
惠不相離是僧和合義人空法亦空二空亦復空住
心三空寶是名三歸處至哉初上人建立善法堂彩翠
三世佛莊嚴清淨眼能運無礙心普入於一切見若
不染色知若不取識是名真寶見亦名解脫知佛觀
離生滅諸法等如是

三申
五服制

是歲定五服制蓋自古至天后請母三年及盧氏
駁議有異開元五年盧履冰上言衆議紛然自是卿

十九
衰初

士之家孝服有異今二十年蕭嵩等改修五禮勅下
依行五服禮者一三年服為父曰斬衰哀情至切斬

衰倉
緘回

截其心為母曰齊衰次其父也然二十七月終矣
十二月小祥二十五日大祥二十七月禫服更加一
月心喪服之終也齊斬服以縗麻臣孝于君亦尔二

總新
茲

暮年服十三個月為祖父等三大功九月為叔伯等
四小功五月堂兄弟等五總麻三月三從兄弟等內
外族等餘如五服注疏全之

八月壬申朔三歲金剛智告其徒曰白月圓時吾逝矣至時逸毗盧像頂梵夾退歸寢室跏趺而逝賜謚灌頂國師敕中書杜鴻漸撰紀德碑智西域人本王種出家後龍智阿闍黎傳密教及來東土初達南海廣州節度聞于朝有旨驛馳赴闕入見帝大悅館于大慈恩寺未幾夏旱詔智祈雨智結壇圖七俱胝像約開眸即雨閱三日像果開眸有物自壇布雲弥空斯湏而雨帝特降詔褒美明年舜游鴈門不允遂迂薦福寺為人語默興居容止疑粹喜愠不形于色見者莫測其涯所至必結灌頂道場弟子不空傳其教

祈像開眸即雨

斬居

初不空事智智授以梵本悉曇章及聲明論不逾旬而誦之智奇其駿引入金剛道場以擲花驗之智以為勝已不空曰求瑜伽五部智未之許不空擬入天竺求之智一夕夢京城佛像皆東行及寤以詰不空空啓以西游意智曰汝有授道之資吾何斬哉即授以五部及毗盧遮那經蘇息軌範及智沒不空奉遺教游天竺增廣其學

是歲禪師義福卒舊唐史云福得法於神秀禪師初止藍田化感寺處方丈之室二十餘年未嘗出宇之外嘗隨駕幸東都蒲號二州刺史及官吏士民皆賣

播花迎之所在塗路充塞及卒有旨賜號大智禪師
葬伊闕之上送者數萬人中書嚴挺之為製碑初神
秀雖德行為禪門之傑得帝王欽重而未嘗聚徒開
堂傳法至義福普寂始於京城傳教二十餘年人皆
仰之

癸酉 廿二

恒州刺史韋濟奏方士張果有長年秘術自言數百
歲矣則天嘗召之果佯死不赴今復見之帝聞遣中
書侍郎徐嶠賞重書迎之果至帝聞其變化不測而
疑之時邢和璞者善筭能知人壽天帝令筭果懵然
莫知其甲子又有師夜光者善視鬼帝召果與之密

齒墮 復生

坐今夜光視之夜光不能見帝聞飲堇汁無苦者真
奇士會天寒以堇汁賜之果飲三卮醺然如醉頤左
右曰非佳酒也頃之取鏡視齒則盡焦黑命左右取
鐵如意擊齒墮盡更出神藥傳其斷寢頃之齒復粲
然如故帝始信之將妻以公主果預知苦辭獲免後
懇辭歸山下制曰恒州張果先生游方之外者也迹
造高尚深入窈冥早渾光塵應詔城闕莫詳甲子之
數且謂羲皇上人問以道樞盡會宗極今特行朝禮
爰昇寵命可銀青光祿大夫弼通玄先生其年果入
恒山後不知終

二十三年三歲無畏卒春秋九十有九詔鴻臚丞李現監護喪事塔于龍門之西山廣化寺歲其全身畏本釋種甘露飯王之後以讓國出家道德名稱為天竺之冠所至講法必有異相初在烏荼國演遮那經須臾衆會咸見空中有毗盧遮那四金字各尋丈排列久之而沒又嘗過龍河一托馳負經沒水畏懼失經遽隨之入水於是龍王邀之入宮講法不許彼請堅至為留三宿而出所載梵夾不濕一字其神異多類此

是歲三歲不空於師子國從普賢阿闍黎求開十八會金剛灌頂及大悲胎藏建壇之法其王一日調象俄而羣象逸莫敢禦之者不空遽於衢路安坐及狂象奔至見不空皆頓止跪伏少頃而去由是舉國神敬之

論曰自大教東流諸僧問以神異助化是皆功行成熟契徹心源自覺本智現量發聖絕非呪力幻術所致也殆自東晉尸利密已降宣譯祕呪要其大歸不過祀鬼神驅邪妄為人禳災釋患而已其間往往不無假名比丘自外國來挾術驚愚有所謂羅漢法者正么磨邪術下劣之技亦猶道家雷

公法之類也茲豈高道巨德弘禪主教者齒哉及
開元中西域金剛智無畏不空三大士始傳密教
以玄言德祥開佑至尊即其神功顯効幾與造化
之力均焉故三大士雖宏密教抑本智現量教聖
與嘗慨資治通鑑稱貞觀中有僧自西域來善呪術
能令人立死復呪之使蘇太宗擇飛騎中壯者試
之皆如其言因以問傅弈弈曰此邪術也臣聞邪
不干正請使呪臣必不能行帝命僧呪弈弈初無
所覺湏臾僧忽僵仆若為物所擊遂不復蘇此恐
好事者曲為之辭何則若使果有是則僧非真僧

僵
良居

呪非真呪正謂邪術耳固不足以張吾教之疵也
矧萬萬無此理向使彼能自西域遠至長安厥術
能死人而復蘇乃不暇自衛其身對常人無故而
僵死雖兒童莫之信也又當是時三大士者雖俱
未至若京城大德僧惠乘玄琬法琳明贍諸公其
肯坐視絕域偽僧破壞教門不請峻治乃留帝命
傅弈辨耶佛制戒律雖春蹊生草猶不許比丘踐
之恐害其生况說斷人命呪傳于世乎故予謂好
事者曲為之辭斷可見矣

戊寅

○始建置州學

二十六年沙門法秀者夢異僧勸置袈裟五百領施
回向寺僧既覺歎異遂乞丐造之然徧訪所謂回向
寺者咸無得焉一日道逢一僧送而問曰託置袈裟
今成未秀曰成矣僧曰吾道女人回向寺女可裹糧
載燧從吾以往秀曰諾翌日隨之入終南山行二日
至深絕處所見唯雲物掩苒崑洞崎嶇進遇石壇共
止其上僧命秀鑽燧出火炷香望層霄拜之忽雲開
見崖半有朱門高聳斜旛飛揚秀忻然與之攀躋而
上漸聞午梵清圓鍾磬交作須臾望見其寺有額曰
回向其僧即趨而入命閤者授秀館曰具儀謁上方

見回向
寺於雲
中

玉簫
獻上

老宿次見諸僧皆奇偉雍穆相勞問明日秀出袈裟
遍寺施之老宿謝畢携秀入一空房呼侍者取尺八
俄頃侍者持玉簫至老宿曰此唐天子舊居之室也
向在此好聲樂故降為人主久當復歸秀止再宿不
得留老宿授與玉簫并袈裟囑曰持歸獻唐天子即
遣僧送秀出寺行未遠回望而雲霧四合秀慨歎而
還詣闕表上所寄帝覽之曰取玉簫調弄宛如夙御
焉其後燕沉香亭詔李白為辭帝吹玉簫楊妃起舞
懼甚疑飄搖而仙去

唐史

巳卯

○封孔子文宣王

衣裳冕南面十哲坐
圖七十二賢廣壁

庚辰長者李通玄唐宗子也開元二十八年順世長者以
七年至太原孟縣有高仙奴者識其為大賢館之齋
中每旦唯服棗十顆栢葉餅如七大者一枚終日濡
毫臨帟未嘗接人事如是三稔迂馬氏古佛堂側築
土室以居盡日危坐而已閱十年忽囊負經書而去
行二十里偶一虎當途馴伏玄撫之曰吾將著論釋
華嚴經能為擇棲止處不即以經囊負其背而隨之
至神福山原下土龕之前蹲駐玄取其囊置龕中虎
即妥尾而去其龕瑩潔廣六七肘圓轉上下稱之蓋
天設以畀有道非人力所為也長者著論之夕心窮

跣
典

玄奧口出白光以代燈燭于時忽有二女子容華絕
世皆可笄年衣布衣俱以白巾幪首曰為長者汲泉
炷香奉帟墨每於卯辰之間輒具淨饌置長者前齋
畢徹噐則引去莫測所之如是五載至長者著論畢
遂滅迹不見長者美髭髯朗眉目丹唇紫肥冠樺皮
衣麻衣長裙博袖散腰徒跣而行放曠人天靡所拘
執嘗一日出山遇里人高會燕樂長者就語之曰汝
等好住吾將歸矣眾驚其去有送入山者至龕而謝
遣之即於是夕烟雲凝布崑谷震蕩有二白鶴翔空
哀唳其餘飛走悲鳴滿山翌日里人共往候之則已

端坐示寂于龕中壽九十有五華嚴論四十卷决疑
 論四卷會釋二卷十門玄義排科釋略及緣生解迷
 十明論各一卷十玄六相普賢行願華嚴緣觀偈贊
 詩賦等里人聚於方山逝多蘭若大曆中沙門超廣始
 獲之遂行于世

七

十二月青原行思禪師示寂吉州安城人也姓劉氏
 幼年出家初見六祖問當何所務即不落階級祖曰
 汝曾作什麼師曰聖諦亦不為祖曰落何階級師曰
 聖諦尚不為何階級之有祖深器之及居青原有沙
 彌希遷者見師師云子何方而來曰曹溪師曰將得

級
立訖

什麼來曰未到曹溪亦不失師曰恁麼則用去曹溪
 作什麼曰若不到曹溪爭知不失遷問曹溪還識和
 尚不師曰汝今識吾不曰識又爭識得師曰衆角雖
 多一麟足矣他日又問遷汝什麼處來曰曹溪師乃
 豎起拂子云曹溪還有這個麼曰非但曹溪西天亦
 無師曰子莫曾到西天不曰若到即有也師曰未在
 更道曰和尚也須道取一半莫全靠學人師曰不諱
 向汝道恐已後無人承當又令遷往南岳和尚處下
 書曰汝達書了速回吾与汝个鉏斧子住山遷至彼
 未呈書便問不重已靈不求諸聖時如何讓曰子問

石頭通
兩岳書

太高生何不向下問遷曰寧可求劫沉輪不慕諸聖
解脫讓便休遷回師問子返甚速書達不遷曰信亦
不通書亦不達師曰作麼生遷舉前話了便云去時
蒙和上許鉏斧子便請師垂下一足遷禮謝辭往石
頭即石頭和上是也及是師既歸窳門人咸尊為七
祖焉

時京都興唐寺禪師普寂卒舊唐史云寂生河東馬
氏少時徧尋高僧學經律師事神秀凡六年秀奇之
盡以道授之秀入京曰薦與則天得度為僧秀歿天
下好釋氏者咸師事之中宗聞其高行特下制令代

神秀統其法衆開元十三年有旨移窳於都城居止
時王公士庶爭來禮謁窳嚴重少言來者難見其和
悅之容遠近尤以此重之及卒凡京城士庶曾謁見
者皆制弟子之服有勅賜號大照禪師葬日河東尹
裴寬及其妻子並衰麻列于門徒之次士庶傾城哭
送市易幾廢

壬午
改天寶

苑

九月太子詹事嚴挺之卒少有風操累登顯用皆著
聲績天下引領望其為相帝亦知其賢欲遂相之晚
為李林甫所抑鬱鬱不得逞至是預為墓誌曰天寶

預為
墓誌

元年挺之自絳州刺史抗疏陳乞天恩允從許養疾歸閒兼授太子詹事前後歷三十五官每承聖恩常忝獎擢不盡驅策驚寒何階仰答鴻造春秋七十無所展用為上士所悲其年九月寢疾于洛陽之私第以某月某日葬于大照和上塔次之西禮也盡忠事君叨載國史勉拙後事或布人謠陵谷可以自紀文章焉用為飾初挺之師事大照禪師惠義深明釋典及遺葬大照塔次示不忘其德見舊唐史

三十

癸未帝遣中使楊庭光入司空山采常春藤光回詣無相寺問本淨禪師曰弟子慕道斯久願和上慈悲略垂

開示師曰天下禪宗碩學咸會京城天使足可啓決貧道猥山傍水無所用心楊再拜師曰天使休禮貧道天使為求佛耶問道耶曰弟子昏昧未審佛之與道其義云何曰若欲求佛即心是佛若欲會道無心是道曰云何即心是佛曰佛曰心悟心以佛彰若悟無心佛亦不有曰云何無心是道曰道本無心無心名道若了無心無心即道庭光跪受回關具以山中所遇聞奏即勅庭光賫詔起師以是冬十二月到京安置白蓮亭明年初元日追兩街名僧碩學赴內道場共師闡揚佛理有遠禪師者問如禪師所見

詔兩街名僧

以何為道師曰無心是道遠曰道曰心有何得言無
心是道師曰道本無名曰心名道心名若有道不虛
然窮心既無道憑何立二俱虛妄總是假名遠曰禪
師見有身心是道以否師曰山僧身心本來是道遠
曰適言無心是道今又言身心本來是道豈不相違
師曰無心是道心泯道無心道一如故言無心是道
身心本來是道道亦本是身心身心本既是空道亦
窮源無有遠曰觀禪師形體甚小却會此理師曰汝
只見山僧相不見山僧無相遠曰請禪師於相上說
出無相師曰淨名經云四大無主身亦無我無我所

卅一

甲申

號年曰
載

見與道相應大德若以四大有主是我若有我見窮
劫不可會道也遠慚汗而退如遠者又七人往復論
道師皆縱口詞辯傾注帝及四衆莫不稱善而罷
三年南嶽懷讓禪師示寂元和中名儒張正甫製其
碑曰天寶三載觀音大師終于衡岳春秋六十八僧
膺四十八元和十年故大師弟子道一之門人曰惟
寬懷暉感塵劫遽遷塔樹已拱懼絕故老之口將
貽後學之憂不若貽謀思揚祖德乃列景行託於廢
文強名無跡以慰乎罔極之思曰自騰蘭演教于此
土也殆將千歲達磨傳心至六葉也今為二宗不階

安康即
金州也

褻私
列

嘿觀止
水聞空
中囑

初入頓入佛惠曹溪教旨於是乎傳弘而信之觀音
其人也大師諱懷讓京兆杜氏其先回家安康即為
郡人髻年駿發聰悟絕衆群言所涉一覽無遺居常
而未或好弄在醜而不可褻近嘗嘿觀止水曰而顧
影形儀顯若宛在鏡中三反厥像如初沛然而心乎
獨得還步未輟聞於空中曰佛法津梁俟子而大既
應付囑尔盍勉之乃深割愛線亟從剝落以荆土律
箴之微密也大士智京在焉攝衣從之既進而儀法
峻整冠於等輩以嵩嶽禪之泉海也長安長老在焉
稽首咨之既授而身心自在超出塵垢厭離文字恩

會宗元周法界以冥搜指曹溪而遐舉能大師方弘
法施學者如歸涉其藩閫者十三焉躋其堂室者又
十一焉師以後學弱齡分於末席虛中而若無所受
善閉而唯恐有聞能公異焉置之座右會一音吹萬
有衍方寸弥大千同焉而友暢異焉而脗合同受祕
印曰為宗師乃陟武當窮棲十霜竭來衡岳終焉是
託般若勝槩有觀音道場宴居斯宇曰以為號或微
言析理辨士順風而杜其口或杖屨將撰山靈借留
而現於夢遠自梁益近從荆吳雲影附風動川至
靈山聖會古今一時至矣哉未始聞也一公見性同

德弘教鍾陵鬱為名家再揚木鐸而施及寬暉繼傳
心燈共鎮國土乃追琢琬琰揭于故山揚其耿光以
示來劫其受法弟子亦序列于左式明我教之有開焉
乙酉 〇立楊太真為貴妃矣〇道士吳筠是年詔見于大
同殿帝問道要對曰深於道者無如老子五千文其
餘徒喪紙扎耳復問神仙治鍊法對曰此野人事積
歲月求之非人主宜留意筠每陳皆名教世務以微
言諷天子天下重之沙門嫉其見遇而高力士素事
佛共短筠於帝筠知不得留辭還山下詔為立道館
後徙茅山由會稽剡中卒初筠見惡於力士而斥故其

世三 文深詆釋氏議者譏其背向時浙西觀察使陳少游
大惡筠所為曰命法師神邕著論折之邕著翻迷論以
訂其妄筠論遂廢給事中竇紹見邕論歎曰邕可謂
塵外摩尼論中師子

丙戌 五月制天下度僧尼並令祠部給牒今謂之祠部者
自此而始也

世四 是歲不空三藏自西域還詔入內結壇為帝灌頂賜
號智藏國師時方士羅思遠者以術得幸有旨令與
不空驗優劣他日會于便殿思遠持如意向之言論
次不空就取如意投諸地令思遠舉之思遠饒力不

三藏驗
羅思遠

持呪木
神自立

丁亥 是年鳳凰現

辛卯 世尊示滅一千七百年矣

壬辰 潤州鶴林寺徑山大師玄素卒左補闕李華製碑其

畧曰嗚呼菩提位中六十一夏父母之生八十五年
赴哀泣者可思量否至有浮江而奠望寺而哭十里
花雨四天香雲幡幢蓋網光蔽日月以其月二十一

日四衆等號捧全身建塔于黃鶴山西原象法也州
伯邑宰執喪師之禮率申哀慕江湖震悼褻於寺內
移居高松互偃溫牒之夕猗桐雙枯虎狼哀號聲破
山谷人祇慘慟天地晦冥及發隱登原風雨如掃慈
烏覆野靈鶴徊翔有情無情德至皆感門人法鏡法
海親奉微言繕崇龕座菩薩戒弟子故吏部侍郎齊
翰故刑部尚書張均故江東採訪使劉日正故廣東
都督梁昇故潤州刺史徐嶠韋昭理故給事中韓延
賞故御史中丞李丹道流人望莫盛於此弟子嘗聞
道於徑山猶樂丘子春之於夫子也洗心瞻仰天漠

州伯邑
宰執喪
之祀

通鑑卷一百一十三

十一

通車十卷
彌高鏡公門人悟甚深者大理評事楊誼過去聖賢
諸功德藏志之所至無不聞知魯史後告况乎傳信
其文曰濁金清鏡在尔銷鍊磨之瑩之功至乃見膏
漬注然光明外遍陽升律應草木皆變啓迪瘖聵唯
吾大師息言成教捨法興悲辰極不動風波自移境
由心寂道與人隨杳然玄默湛入無為性本非垢云
何淨除身心宴寂大極淪胥內光無盡萬境同如甘
露正味琉璃妙器遍施大千無同無異度未度者化
周緣備道樹忽枯涅槃時至我無生滅隨世回緣吉
祥殿上應化諸天寂寂靈塔滔滔逝川恒沙劫壞智

月常圓

癸巳

西蕃寇圍涼州帝命三藏不空祈陰兵救之空誦仁
王密語數番有神介胄而至帝親見之問曰神謂誰
空曰北方毘沙門天王長子也空誦密語遣之數日
涼州捷報有神兵至威武雄盛賊畏懼卷甲而去帝
悅詔天下軍壘皆立毘沙門天王祠

詔立天
王祠

甲午

左溪玄朗法師卒朗如意中得度就會稽叩宗法師
商畧律部依恭禪師研究心法行頭陀教初南岳惠
文禪師悟法華宗旨以授惠思禪師思授天台智顛
顛授章安灌頂頂授縉雲智威威授東陽惠威朗奉

事東陽盡傳其道重山深林怖畏之地獨處岩穴凡三十年宴坐左溪曰以為號每曰泉石可以洗昏蒙雲松可以遺身世吾以此始亦以此終建立精舍約而不陋跪懺其間奉觀音上聖願生兜率親近弥勒心不離定口不嘗藥或衣弊食絕布紙而紵掬泉而齋如繒纊之温如滑甘之飽或問萬行俱空云何苦行答曰本無苦樂妄習為目衆生妄除我苦隨盡又問山水自利如聚落何對曰名香挺根於海岸如來成道於雪山未聞籠中比夫寥廓也一日告門人曰吾五印道成萬行無得戒為心本尔等師之言訖而逝

吳

梁肅著

天台法

門議

春秋八十有二弟子神邕玄淨法燈消辨湛然等數十人傳其教補闕李華誌其碑陰略曰禪師誨人匪勸講不待衆一鬱多羅四十餘載一居師壇終身不易食不重味居必偏厦非披閱聖教不空然一燭非瞻礼尊儀不虛行一步其微細修心皆循律法之制是以遠方沙門隣境耆宿擁室填門若冬暘夏陰不召而自至也其後翰林梁肅深得台教之旨趣嘗著天台法門議曰修釋氏之訓者務三而已曰戒定惠斯道也始於發心成於妙覺經緯於三乘道達於萬行而能事備矣昔法王出世由一道清淨用一音演

法機感不同所聞益異故五時五味半滿權實偏圓
小大之義播於諸部粲然殊流要其所歸無越一實
故經曰雖說種種道其實為佛乘又曰開方便門示
真實相喻之以衆流入海標之以不二法門自次兩
得同詣秘密此教之所曰作也洎鶴林滅而法網散
神足隱而宗塗異各權所得互為矛盾更作其中或
三昧示生四依出現應機不等持論亦別故攝論地
持成實唯識之類分路並作非有非空之談莫能一
貫既而去聖滋遠其風東扇說法者桎梏於文字莫
之自解習禪者虛無其性相不可牽復是此者非彼

未證者謂證惠解之道流以正反身口之事蕩而無
章於是法門之大統或幾乎息矣既而教不終否至
人利見惠聞惠思或躍相繼法雷之震未普故木鐸
重授於天台大師大師像身子善現之超悟備帝堯
大舜之休相贊龍樹之遺論後南嶽之妙解然後用
三種止觀成一事之回緣括萬法於一心開十乘於
八教戒定惠之說空假中之觀坦然明白可舉而行
是故教無遺法法無棄人人無廢心心無擇行行有
所證證有其宗大師教門所以為盛故其在世也光
照天下為帝王師範其去世也往來上界為慈氏輔

抗折百
家昭示
三藏

佐卷舒於普門示現降德為如來所使階位境智蓋
無得而稱焉於戲應跡雖往微言不墜習之者猶足
以抗折百家昭示三藏又况聞而能思思而能修修
而能信信而不已者歟斯人也雖曰未證吾必謂之
近矣今之人正信者鮮啓禪關者或以無佛無法何
罪何善之化化中人已下馳騁愛欲之徒出入衣冠
之類以為斯言且不送耳故從其門者若飛蛾之赴
明燭破塊之落空谷殊不知坐致焦爛而莫能自出
雖欲益之而實損之與夫衆魔外道為害一揆由是
觀之此宗之大訓此教之旁濟其於天下為不侔矣



刺血書
經感應

自智者傳法五世至今湛然大師中興其道為予言
之如此故錄之以繫于篇
是歲魯山令元德秀卒德秀字紫芝河南人少孤事母
孝舉進士不忍去左右自負其母至京師母亡廬墓
側刺血寫佛經數千言絕筆感異香芬馥弥日而息
食不鹽酪藉無茵席調南和尉德秀不及親在而娘
不肯婚人以為不可絕嗣答曰兄有子先人得祀吾
何娘為初兄子襁褓喪親無資得乳媪德秀自乳之
數日涌流能食乃止家苦貧求為魯山令歲滿筭餘
一縑駕柴車還愛陸渾佳山水乃定居家無僕妾歲

與平聲

飢或日一爨嗜酒陶然鼓琴以自娛房瑄每見德秀
 歎息曰見紫芝眉宇使人名利之心都盡蘇源明嘗語
 人曰吾不幸生衰俗所不恥者識元紫芝也及卒家
 唯枕履簞瓢而已族弟元結哭之慟或曰子哭過哀
 禮與結曰若知禮之過而不知情之至大夫弱無固
 壯無專老無在死無餘人情所耽溺喜愛可惡者大
 夫無之生六十年未嘗識女色視錦綉未嘗求足苟
 辭佚色未嘗有十畝之地十尺之舍十歲之僮未嘗
 完布帛而衣具五味而食吾哀之以誠荒媻貪佞綺
 紈梁肉之徒耳

論曰凡諸史雜傳俱未有卓行篇唐史特設此題
 載元魯山數人而已觀魯山行己之操及其弟元
 結所稱儼然一高僧耳實唐史數千人中遂蘄然
 傑出顧不美哉舊史稱其居母喪刺血寫佛經數
 千言絕筆感異香芬馥弥日而息而新史削之夫
 魯山居喪所為出乎至誠宋景文何嫌而削之若
 謂惡求福於佛佛固未嘗邀魯山魯山自為之而
 不疑何佛之嫌若以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應毀
 則乳亦婦人之事非男子有也魯山尚能出乳以
 食兄之子獨不當以血為母寫經何也景文深存

名教然君子百行殊塗同歸奚必斬斬然以儒釋

歎哉

○安祿山請以蕃將三十二人代漢將

肅宗亨改至德元載玄宗第三子祿山反玄宗幸蜀

為相郭子儀李光弼為平安祿山史思明之乱帝年五十二崩葬建陵在位七年

五月逆賊安祿山陷長安玄宗幸蜀或謂車駕入蜀

之初有守臣與祿山偕反者其人曾為閩守有畫像

在路次玄宗忽見之不勝大怒命侍臣以劍斬像首其

人時在陝西不覺其首無故忽墮于地及是駕至成

都渡萬里橋悟一行金台當歸之讖於是洗然忘憂云

四十

乙未

丙申

四十一

閩州斬

畫像陝

西人頭

聖

秋七月皇太子即位于靈武是為肅宗旬日諸鎮

度兵至者數十萬乃以房琯為相兼元帥討賊未幾

為祿山所敗于時寇難方刻或言宜憑福祐帝納之

引沙門百餘人行宮結道場朝夕諷唎帝一夕夢沙

門身金色誦寶勝如來名以問左右或對曰賀闌白

草谷有新羅僧名無漏者常誦此佛頗有神異帝益

訝之有旨追見無漏固辭不赴尋敕節度郭子儀諭

旨無漏乃來見于行在帝悅曰真夢中所見僧也既

而三歲不空亦見于行宮帝併留之託以祈禳

正月安祿山子慶緒使李猪兒弑祿山而自立九月

丁酉

四十二

副元帥郭子儀破安慶緒復京師十月帝至自靈武
 十二月太上皇至自西蜀○未幾於內禁立道場講
 誦讚頌甚嚴宰相張鎬諫曰天子之福要在養人以
 一函字善風俗未聞區區佛事能致太平願陛下以
 無為為心不以小乘擾聖慮帝不納尋敕五嶽各建
 寺妙選高行沙門主之聽白衣能誦經五百帙者度
 為僧或納錢百緡請牒剃落亦賜明經出身及兩京
 平又於關輔諸州納錢度僧道萬餘人進納自此而始
 改乾元復稱年○史思明殺安慶緒復反
 是歲新羅僧無漏示寂于右閣門合掌凌空而立足

僧道納

錢請牒

自此始

四十三

戊戌

四十四

巳亥

去地尺許左右以聞帝驚異降蹕臨視得遺表乞歸
 葬舊谷有詔護送舊居建塔至懷遠縣下院輒舉不動
 遂以香泥塑全身留之下院

是歲遣使詣韶州曹溪迎六祖能大師衣鉢入內供養
 詔南陽惠忠禪師赴闕忠越州諸暨人自受曹溪心
 印居南陽黨子谷中凡四十年足不下山門嘗示衆
 曰禪宗學者應遵佛語一乘了義契自心源不了義
 者互不相許如師子身虫夫為人師若涉名利別開
 異端則自他何益如世大匠斤斧不傷其手香象所
 負非驢所堪及是赴詔初安置千福寺一日帝問如

何是十身調御忠起身而立曰會麼帝曰不會忠顧
左右云與老僧過淨瓶來帝又問如何是無諍三昧
答曰檀越踏毘盧頂上行帝曰此意如何忠曰陛下
莫認自己清淨法身帝益不曉於是齋沐別致十問
其一曰見性已後用布施作福否忠對無相而施合
見性二曰日夕作何行業合得此道忠答無功而修
合此道三曰或有病難將何道理修行抵擬忠對無
功而修了業本空得不動轉四曰臨終時作麼生得
清涼自在無疑忠以努力自信道為對五曰煩惱起
時將何止息忠以本心湛然煩惱回歸妙用六曰見



詔天下

立放生
池碑

性已去用持戒念佛求淨土否忠對性即是佛性即
是淨土七曰捨此陰了當生何處忠以無捨無生自
在生為對八曰臨終時有花臺寶座來迎可赴否忠
以不取相為對九曰作麼生得神通似佛國忠以見
性如貧得寶如民得王對十曰只依此本性修定得
作佛否忠對定得作佛佛亦無相無得乃為真得前
十對皆廣有其辭今約科目為對耳帝由是凝心玄旨
三月己丑詔天下州郡各置放生池冬十月昇州刺史
顏真卿撰有唐天下放生池碑銘并序曰皇唐七葉
我乾元大聖光天文武孝感皇帝陛下以至聖之姿

通載十一卷
屬艱虞之運無少康一旅之衆當祿山強暴之初乾
鞏勞謙勵精為理推誠而萬邦胥悅克已而天下歸
仁恩信侔於四時英威達於八表功庸格天地孝感
通神明故得迴紇奚霫契丹大食循蠻之屬扶服萬
里決命而爭先朔方河東平廬河西隴右安西黔中
嶺南河南之師虓闕五年椎鋒而効死摧元惡如拉
朽舉兩京若拾遺慶緒遁逃已蒙赤族之戮思明跽
伏行就沸鼎之誅拯已墜之皇綱據再安之宗社迎
上皇於西蜀申子道於中京一日三朝大明天子之
孝問安侍膳不改家人之禮蒸蒸然翼翼然真帝皇

魁虛
湖監口

之上儀誥誓所不及已庶選內禪生人以來振古及
隔未有如我皇帝者也而猶嫗煦萬類憂勤四生乃
以乾元二年歲次己亥春三月己丑端命左驍衛右
郎將史元琮中使張廷玉奉明詔布德音始于洋州
黔其
黔海
之興道洎山南劔南黔中荆南嶺南浙西諸道迄于
昇州之江寧秦淮太平橋臨江帶郭上下五里各置
放生池凡八十一所蓋所以宣皇明而廣慈愛也易
不云乎信及豚魚書不云乎泊鳥獸魚鱉咸若古之
聰明睿智神武而不殺者非陛下而誰昔殷湯克仁
猶存一面之網漢武垂惠綽致銜珠之谷雖流水救

庚子

涸寶勝稱名蓋事止於當時尚介衿於終古豈我今日動者植者水居陸居舉天下以為池罄域中而蒙福乘陀羅及加持之力竭煩惱海生死之津揆之前古曾何髣髴微臣職忝方面生丁盛美受恩寢深無以上報謹緣臯陶奚斯歌虞頌魯之義述天下放生池碑銘一章雖不足雍容聖明萬分之一亦臣之精懇也碑銘不錄

庚子改上元

辛丑尚書左丞王維卒維字摩詰臨終無病遺親故書數幅停筆而化工草隸善畫名盛於開元天寶間豪英

壬寅

貴人盧左以迎之寧薛諸王待以師友畫思入神至山水平遠雲勢石色繪工以為天機所到非由學致也客有以按樂圖示者無題識維曰此霓裳第三疊寂初拍也客未然引工按曲乃信與弟縉皆篤志奉佛食不葷血衣不文綵別墅在輞川地奇勝有華子岡泝暗歌湖竹里館柳浪茱萸泝辛夷塢與裴迪游其間賦詩相酌為樂喪妻不娶孤居三十年母喪表請以輞川第施為佛祠

壬寅改寶應四月庚戌楚州龍興寺及真如恍若有人接之升天見天帝帝授以十三寶謂真如曰中國有灾

僖

所
宜以第二寶鎮之甲子楚州刺史崔僖奉表獻于朝

其一曰玄黃天符形如笏長八寸闊二寸二曰玉鷄

毛文悉備三曰穀璧徑六寸粟粒四曰西王母環二

白玉也五曰碧色寶有圓而光六曰如意珠形如卵七

枚徑七寸七曰紅靺鞨大如粟八曰琅玕珠二枚長二九曰玉玦

其四分十曰玉印有文如鹿以印十一曰皇后採桑

其一分十二曰雷公斧長二寸十三

曰其名帝覽之大悅以置日中則白氣屬天名之曰

定國寶帝以獻自楚州即皇太子始封之國又聞中

原有災宜以第二寶鎮之遂詔皇太子攝政事大

天下

五月太上皇崩年七十有八帝自春至夏多不豫及

太上皇崩哀感號慟致疾相距十四日而崩年五十

四皇太子即位是為代宗

佛祖應代通載卷第十三



